

A PRESTIGIOUS UNIVERSITY WITH A HISTORY
OF ONE HUNDRED YEARS SICHUAN UNIVERSITY

百年名校

四川大學

主 编 张廷茂



G 649.2871/1

百年名校

四川大学

主 编 张廷茂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1996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14 号

责任编辑:张纪亮

封面设计:冯先洁

版式设计:张纪亮

责任印制:张 凡

百年名校——四川大学

主 编 张廷茂

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)

成都五洲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mm 1/32 开本 10 印张 10 插页 240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5000 册

ISBN 7-5614-1424-2/G·242 15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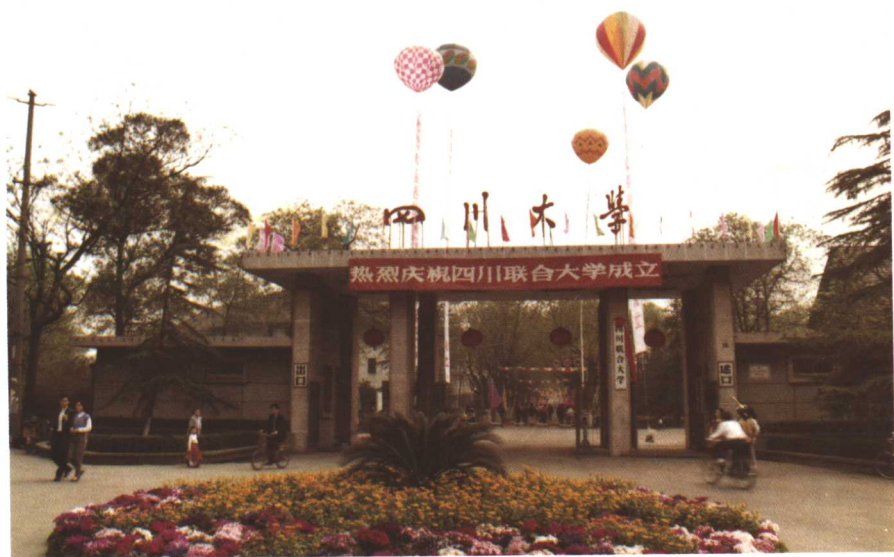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年代位于成都市中心皇城的国立四川大学校门



三十年代理学院校门



三十年代法学院校门



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的现校门

尊经书院创办人张之洞



知名校友朱德



知名校友郭沫若



知名校友巴金

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





生物系教授刘世贵在进行草原毛虫生物防治试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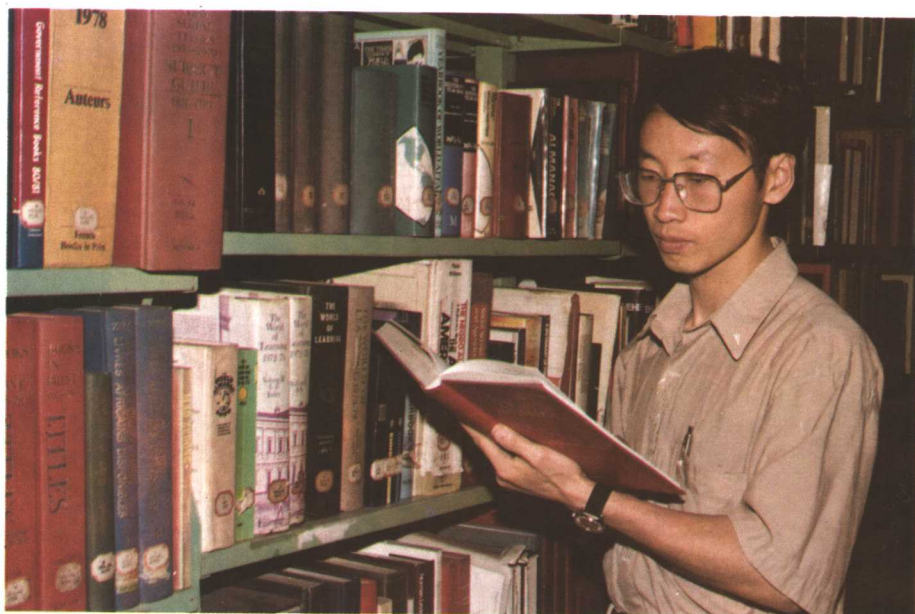
计科系游志胜教授研制的航管雷达模拟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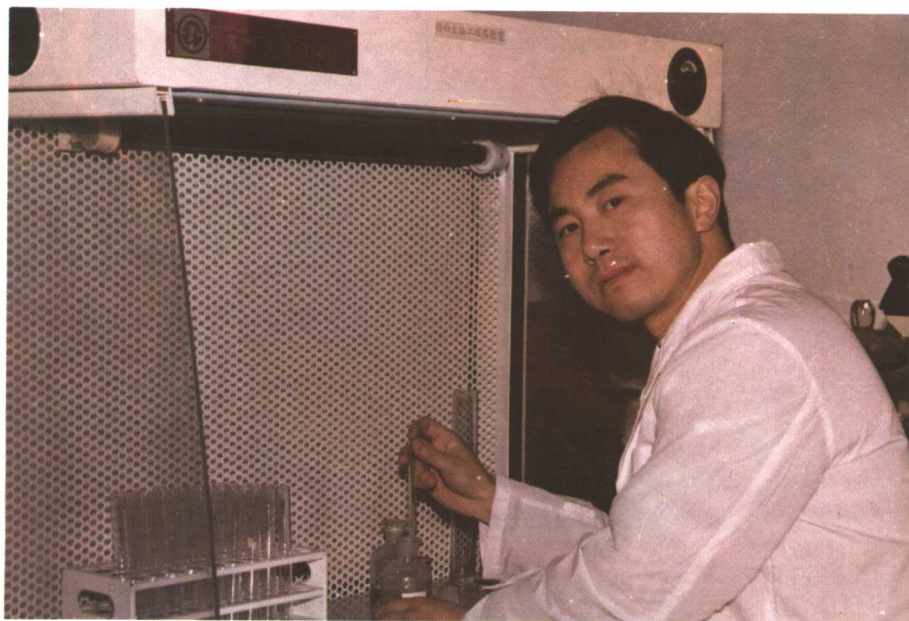
大熊猫专家冯文和教授



徐中舒教授(左二)在讨论学术问题



青年教授李后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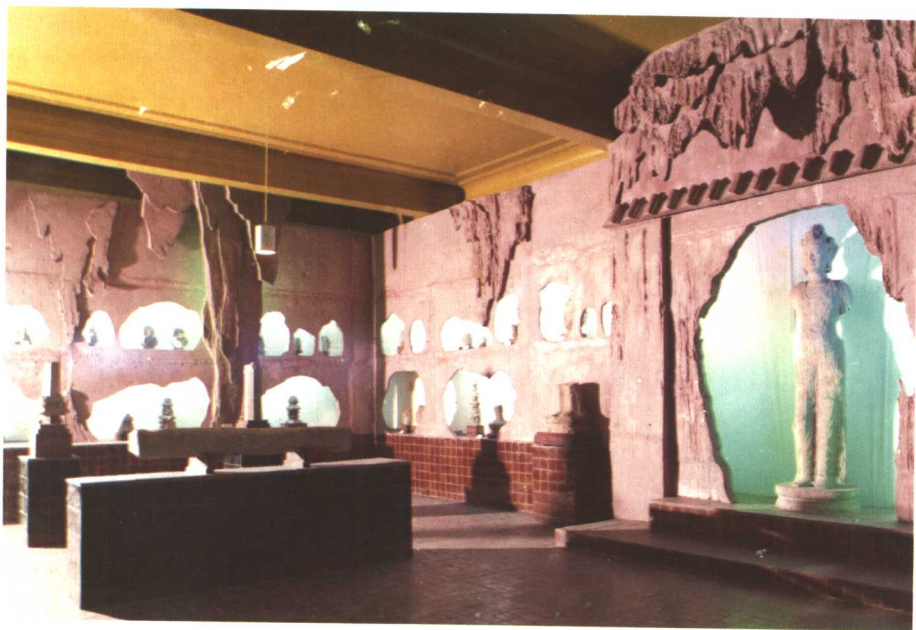
跨世纪青年人才陈放教授



美国前总统布什来校演讲(当时任副总统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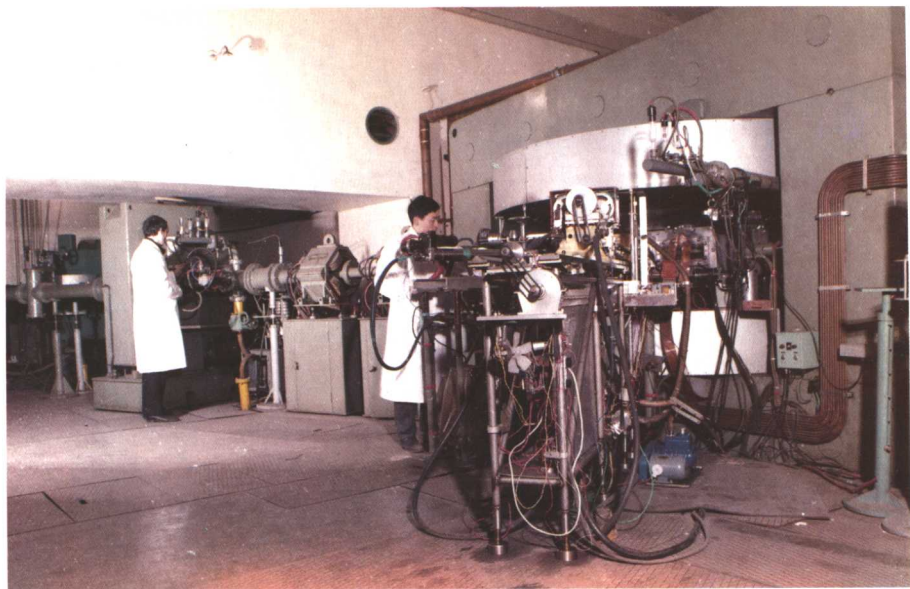
校图书馆



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



动植物标本馆



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所



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分析测试中心



校园鸟瞰

校园一景：革命烈士纪念碑亭



序 言

这是一本写自己母校的书。字里行间飘逸着母校的芬芳，笔尖上流露出深切亲情。写这本书的是几位从四川大学毕业又长期在四川大学工作的学友。他们既热爱母校，又熟悉母校。虽说写的只是几个能够写的侧面，不能看成一部比较完备的校史，但拳拳赤子心是十分令人感佩的。作为献给母校期颐大寿的礼品更如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显得十分圣洁与高雅。

今年是四川大学的 100 岁华诞。这是从她的前身，1896 年四川开办的新式学堂——四川中西学堂算起的。学校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中西学堂的原始档案，足征历史渊源。一个世纪以来，四川大学德渥群芳，成绩斐然，早有名牌大学之美誉而声播海内外。她培育出来的众多学子，一代又一代在海内外开花结果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。这是她的功德、她的骄傲，也是她的英名深入人心、不可磨灭的原因。

川大校友、年轻而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在所著《清末新的知识界的社团活动》一

书(三联·哈佛燕京学术丛书)的“自叙”中写道:“我先后在四川大学、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,受惠于几位学问风格堪称楷模的导师的教诲,并且承他们赐福,得以和许多师长同仁朝夕相处,请益切磋。……他们的指教、勉励、督促、提携,成为我专心的动力、依托的屏障,令我对世人视为畏途的茫茫史海钩沉发生莫名所以的沉迷与执着,从中领略到人生的极大喜悦。……更为重要的是,他们那种对于后学的支持和对于学术的热爱,成为我将学问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追求的精神支柱”。我认为,桑兵教授的这些话,不仅在饮水思源,怀念自己的母校和师友,而且在于从自己治学成才的实践中说明:百年树人在于学术,大学的主要任务与声誉在于培养学者、专家乃至为学术大师奠基的真谛。这正如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时所言:“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。

凡是在四川大学教过书或读过书的人,一想起她的名字,莫不感念从生。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,飞檐流丹的教学楼,严谨朴实的学风,硕学德劭的师长,风华正茂的同窗,还有那浓荫覆盖的大道,锦江岸边的垂杨,既崇且丽的望江楼阁……真令人魂牵梦绕,终身难忘!校友们对母校的感情是一种经潜移默化凝结而成的、内在而深沉的感情,是不可虚构或假饰的。这种感情有强大的凝聚力量,感召和团聚着众多学子。为母校争光的宏愿,是不断释放出奋发图强力量的能源。

人是不应该忘记历史的。尊重母校的悠久历史和优

良传统,就是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,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所奋斗的事业。学校是人才的摇篮,而摇篮是靠人来编织的。前读张中行先生著的《负暄琐话》,其中有许多题目是写北大的人和事的。他说:旧日北京大学有一批“同北京大学生死与共的人物”,他们的协力而使北大赫赫有名。其实,办好任何大学都必须有此。我希望“同四川大学生死与共”的师长、校友们继承与发扬川大精神,为我中华民族培育更多的英才。

这本书的作者们,要我在本书付梓之前写几句话,聊充序言。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力难胜任的事。但是,我是四川大学毕业的学生,留校工作也有了40个年头,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川大人。我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地方史,又阴差阳错地当过近5年的副校长。我与众多校友一样,对母校的感情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。情之所系,责之所在,不得已勉为其难,写出一点我想说的话,用以祝贺母校,感谢作者,礼敬师友。

四川大学历史系53级学生

隗藏涛于桃林村之书舍

1996年3月